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拾輯・拾捌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拾輯・拾捌冊目錄

竹香齋古文二卷	〔清〕茹敦和撰	一
來鶴堂詩鈔四卷	〔清〕于宗瑛撰	三五
曉亭詩鈔四卷附鶴鳴集一卷	〔清〕塞爾赫撰 附 伊都禮撰	八七
月山詩集四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恆仁撰	二二三
西垣集二十卷	〔清〕保培基撰	二六九
西垣次集八卷	〔清〕保培基撰	四四一
瘦暈山房詩刪十三卷續編一卷	〔清〕羅天尺撰	四八一
餘暨叢書二卷	〔清〕朱坤撰	六〇七

竹巖詩草二卷

〔清〕邊中寶撰

六四三

靜退齋集八卷甜雪詞二卷

〔清〕戴文燈撰

七二三

〔清〕茹敦和撰

竹香齋古文二卷

清刻本

竹香齋古文目錄

卷上

都宗祀說

采蘋說

鄭柏舟說

養葵說

綢繆束薪說

顧命卽位說

存格盤說

卓倚考

周易小義自序

竹香齋古文

半舫齋詩鈔序

玉山倡和詩序

何雪堂詩序

羅旂山詩序

曾敬五詩序

許紅橋先生六十壽序

張孺人五十壽序

王氏家譜貞婦傳序

重修宜昌府城隍廟序

鳴皋書院記

巴東涼水寺東軒記

重修南樂縣城隍廟碑記

重修南樂縣神武廟碑記

新建鹿泉書院碑記

復夏醴谷先生書

與胡柘塘書

卷下

任長者傳

張夫子傳

牟康民傳

孝靖倪先生傳

延安府靖邊同知萼庵王公傳

竹香齋古文

明鄉飲賓王成吾傳

韓先生傳

孝廉方正徐先生傳

吳青于傳

海樵李君傳

蕭山王君石林傳

楚兩節婦傳

潘節婦傳

王二宣教家傳

存恕公家傳

揚芳公家傳

兩節婦家傳

翰林院檢討禮谷夏先生墓誌銘

王星海墓誌銘

鄭敬夫墓誌銘

柴絮亭墓誌銘

祭古墓文

書南樂魏氏家藏東林諸賢墨蹟

書單港獄

湖廣總督郭公琇墓誌銘書後

湯公會引

竹香齋古文

三

竹香齋古文卷上

都宗祀說

會稽縣志



春官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按邑有先君之廟曰都邑何以有先君之廟國語驪姬言於獻公曰夫曲沃君之宗也先君廟在焉曲沃桓叔親文侯之母弟得立宗為別子則得為穆侯立一廟為別子自出之廟邑有先君之廟者大宗之廟也惟其廟為大宗之廟故其祀亦曰宗祀也鄭氏曰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而疏曰同姓得有先上之廟是也宗祀為重故特言之餘祭祀為輕故以凡集之即下文所謂羣神之壇壇者也然壇之

竹香齋古文

一

中社稷為重而注不言也家宗人第言祭祀而不言宗祀者承前文畧之也

采蘋說

召南采蘋之詩言奠菜之禮也按昏禮舅姑既沒婦人三月乃奠菜而白虎通義亦曰舅姑既沒婦人三月奠菜于廟陳氏禮書曰釋菜之禮猶摯也弟子于師其摯也束脩若禮于先師則釋菜婦舅舅姑其摯也束栗服修若沒而廟見則釋菜但其所奠之菜原無主名而鄭氏乃謂人學釋菜蘋藻之屬始立學釋菜芹之屬至於婚禮釋菜蓋用此特泥於內則豈宜粉榆之文爾今就此詩前後文通釋之首章曰采蘋采藻則承此

葉也。次章盛之則盛此葉也。湘之則湘此葉也。而後言奠之則奠此葉也。含葉之外無餘物則非奠葉之禮而何。

鄒柏舟說

柏舟未嫁而夫死者之辭也。奚以明其然也。曰柏舟堅舟也。而在中流則飄泊而無所歸也。比也。婦人內夫家而曰彼外之也不指其人而指其髮所以遠廉恥也。實唯我儀之死矢靡他者明其志非他所能奪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言母而不言父者父嚴不敢怨之也。序言衛世子共伯之妻曰共姜齊女也則其已嫁者也。曰齊之與衛皆濱河而國今日中河則其爲齊女也信也必

竹香齋古文

二

立乎此而後指乎彼。今一則曰彼中河再則曰彼兩髦衛之不能以彼衛也其必以齊彼衛者也。婦人大死不歸寧今乃以齊而彼衛則知共伯之死以未取而死故謂之蚤死也。共姜其未嫁者也則何以謂之共姜也。曰此必衛人哀其志而越禮以迎之如後世嫁殤者之所爲故遂得以謚夫之謚謂之共姜也。惟其然故其詩亦不載之於齊風而載於衛風也。聖人之錄其詩者何也。曰聖人既明其禁于禮矣而不能不存其志於詩哀之也。且較之鴛鴦牆茨不猶愈乎存之亦所以樂衛也。

養葵說

天下之民十肉食者一而不足。菜食者九而有餘。葵爲

百菜之長則葵也者養天下者也。非養于天下者也。雖然獨不聞犁眉公之言乎。葵也者揆也。揆也者揆之以適於義也。吾心一事百事一而義百揆之則得不揆則不得爲之逆而溯之則又義百而事一事百而心一是心也不可以不養也。何以養之以清明之氣養之內蕩於情外淫于物而氣之清明者或寡矣。窮理而居敬所以養是氣也。或曰成乎葵則天下資其養乎。葵則天下不得資其養。姑雨之露之以需之則所養者稗葵也是養之又一義也。

綱繆束薪說

束薪者何。束薪而爲燎也。綱繆束薪者何。非綱繆于束

竹香齋古文

三

薪而綱繆之意實因束薪而逾迫。夫三星則明明其在天者也。乃無何而在戶矣。無何而在隅矣。此時之束薪不殆將燼與。諺有之。歡娛嫌漏促。又曰一刻千金者是也。而安得不綱繆也。故曰綱繆也。古所稱爨下以蠟代薪者蠟之不可以爨審矣。以蠟代薪者油燎之始也。日暮漢宮傳蠟燭以蠟代薪之事亦舊有之。然施之于賓客燕飲之地猶之可也。而及于爨下不其侈與。

顧命卽位說

顧命一篇紀康王卽位之事而康王之誥則始卽位而朝諸侯之事也。經不云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齊卿士邛君麻冕蟻裳入卽位。此固卽位之明文矣。曰此喪位

也。而非君位也。曰昔者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名之爲子未嘗名之爲王。於此而遂曰王矣。故知卽位云者。君位也。夫所謂顧命者。何命與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爾爲之子者。不受是命則可。亦既受之矣。而虛天位而弗居。則將置是命於何地也。故知卽位者。君位也。太保暨芮伯國之師臣。而曰敢敬告天子。不卽位。而何以天子也。王之自稱。一則曰眇眇予末小子。再則曰予一人。釗報詔不卽位。而何以予小子。予一人也。曰國君踰年改元。而後卽位是禮也。具見於春秋。然則春秋非與曰春秋之所書。蓋諸侯之禮。而顧命者。天子之禮也。諸侯之卽位也。必受命於天子。其不得不踰年者。勢也。天子則受命

竹香齋古文

四

存格盤說

古葬師之名。前史不著於方伎傳。則其術淺矣。晉書郭璞傳載其葬母暨陽并龍角龍耳二事。於是習其術者遂奉景純以爲之宗。然漢書藝文志敘形法家。則曰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張平子家賦。其自述上下岡龍之狀。大畧如今者。尋龍捉脉之爲。又箋水經注者。亦載上古聖賢冢地。則其事自古有之。不始於景純。疑若可信者。但予幼時見葬師所詣。必袖出所謂格盤者。

以相其向背之宜。并準其山水之往來順逆。以爲吉凶。所由皆在於是。極誇其理微妙。而凡爲葬師者。彼彼我我。爭執言人人殊。聽之大抵皆盲人之燈夢中之鼓。問亦取其書而讀之。其不可解者。既迷悶而踰塞。其畧可解者。則又粗淺凡陋。了無深旨。往往投卷而起。不能竟也。予今老矣。歸田以來。頗問近日諸葬師。又多主廢盤之論。已十人而五。蓋數十年之間。風氣之變如此。昔者臨川吳文正公刊定葬書。置方位之說於雜篇之首。嘗與人言方位時。曰無關於地理。明初趙氏汴作葬書問對。亦以爲非江西之傳。直斥爲閩巫之邪說。卽其徒所推如青田劉先生。以至蕭客周景一之屬。亦未嘗不以是

竹香齋古文

五

物爲可廢。使遂舉是物而廢之。舉一切愚胸謬腹蕩滌都盡。豈不大快。雖然。前之用之者。不知其所以而昧然而用之。與今之廢之者。亦不知其所以而悍然而廢之。其事如水火冰炭之相反。而其間不能以寸也。予嘗讀禮運之篇。至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則憬然曰。此非葬家之說乎。非葬家之說。而何以言竅乎。又曰。播五行於四時。則又曰。此非葬家格盤之說乎。至於和而月生三五。盈闕則二十四氣。并納甲之說。皆槩之矣。還相爲官。而納音之說。亦著之矣。禮運孔子之言。卽其間多所傳益。不盡爲孔子之言。然戰國秦漢間儒者類皆博而能篤。必不肯懸空謬妄。駕聖人之名。以張其私。

說審矣以布在學官之書學者童而習之至於白首其間數行之內於此事之始終本末無不該盡使果有一人焉敷陳其義以明告之俾知燈之即火則紛紛之說何自而起

卓倚考

卓倚二物不能一日無然老師宿儒皆不能辨其字卓字自兩宋說部始有之然特借字爾毛晃增韻始以椅桐梓漆之椅爲坐具之名世亦知其不典未有見之於文者或以爲古者席地而坐原無此二物其實古何嘗無此二物即卓倚二名亦遠有端緒然好古而能察者鮮矣按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諸侯於房中五

竹香齋古文

六

大夫於閣三又大夫七十而有閣曾子問則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孔疏閣架橙之屬夫閣者所以度度從支得聲反切法支閣則桌也則今所謂卓古所謂閣也說文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可証也說禮者乃曰病者所飲食別爲閣度之於壁間不知病者臥於牀一切鼎銅俎豆之屬皆無所用故設閣以食之始死之奠猶設閣并即奠其閣之所餘者不別具牲醴謂之餘閣至小歛之奠始撤閣奠於地者對閣而言其席可知也說禮者又曰小歛之奠置於地不席至大歛始有席也以不識閣之故遂乃枉辱其始死之親置食於地若羊豕然則何可也至於古坐有恭坐安坐二儀恭坐以席

安坐以牀牀者本坐具而亦爲臥具坐臥之牀並見於經至唐書猶曰移吾牀遠客在說文謂之兀牀此皆坐具之牀然未嘗以爲倚也惟孟子隱几而臥趙岐注以爲隱倚其几已漸逗倚名而其說不詳南郭子綦之隱几仰天嗒然正與孟子之臥相彷彿夫隱其几而可以臥可以仰天嗒然其爲几當何等耶蓋猶是安坐之牀而設几於其後可以隱而倚之者則今之倚非耶少時讀杜詩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而不得其解今而知捲簾者言其面隱几者言其負故曰亦也隱几之爲倚以反切法隱几則倚也度閣爲卓雖有其音而無其義隱几之爲倚則音與義並鑿然增韻之椅真屬杜撰矣

竹香齋古文

七

周易小義自序

有二老儒爲東西閣師敦和從之受易辭未卒業而去記之備遺忘焉未爲義也歲辛卯敦和官評事曹務稀簡公退杜門無所事事因撮其要者爲義既三年得百餘條名之曰周易小義而自爲之序曰經義者蓋古科舉之文其體凡屢變王安石作三經新義用以取士命其子雱及呂惠卿等著爲式頒之此一變也元延祐中別之爲書義經義又於破題承題之外增官題原題大

講大結等名此再變也明成化中又盡易散體爲俳偶爲八比此三變也至嘉隆以後漸靡而大之於古今之體中乃自成一體然義之名卒不改至於疏經之義者謂之義其所標之經段經句謂之題故曰破曰承曰官曰原無非題者哉○堂書目有經疑擬題經疑之法或摘諸經之疑者滙之或摘本經之疑者滙之或二條或三條或四五條以至十餘條不等蓋春秋之有合題猶其遺意經疑有擬題經義則無所用擬也自明以來四書有擬題五經亦各有擬題有擬題因之有大題有小題有舉之例率用其大者不用其小者始之則注繼之則經其後有題而已并無經今之小義乃用其小者不

竹香齋古文

八

用其大者題小故義小也其必謂之周易者諸生家謂書爲尚書謂詩爲毛詩謂易爲周易按漢志有今文尚書有古文經今之書兼今古文猶謂之尚書詩之不爲毛者幾百年矣而曰毛詩其像羊之存乎至於易則京爲孟易而非孟易王爲費易而非費易然其爲周易則一宋初有所謂正易者宋元之間又有所謂大易者其名美矣然正莫正於周易大莫大於周易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雖小義必曰周易謹之也或曰既經義矣則於古當主王弼韓康伯於今當主傳義今皆不然何也曰敦和去場屋久不自檢舊亂至此責我者是也然不名之以義而他爲之名其不禮也尤大蓋萬萬不敢矣

半舫齋詩鈔序

古詩自漢魏至陶公而止顏謝而下無詩焉唐人稱再興自李杜至東坡而止黃山谷陸務觀而下無詩焉夫東坡之去漢魏也亦遠矣顧惟東坡則得與於詩非東坡則不得與於詩此其骨血相禪之故心可得而知之口不可得而言之也先生之詩其具體東坡者乎東坡詩雄傳奇杰處得之於古而時涉於叫囂肉莽之習晚年特好陶淵明柳子厚二集亦庶幾乎知其病而藥之者先生落簡必持以深穩則又存東坡之精而削其疵敦和自幼從先君子學爲詩先君子弗之許也曰孺子他日不復與吾事矣故敦和至今絕不敢爲詩然於當

竹香齋古文

九

玉山唱和詩序

自試士有詩勅於功令而世之學者皆彬彬能詩然大率鏤金剪碧吟藻續爲能事紅橋先生曰非也夫詩必有其君詩者存于是有九日登山唱和之作而玉山學者之真詩出矣予嘗讀所謂紅橋詩集者其指麾山川雕鐫造化取懷而予左宜右有妙處往往駕子瞻務觀

而上之先生詩人也其能以詩導來學也固宜昔者歸熙甫十上春官而不第日以六經之學與二三同志唱歎于荒江老屋之間逾三十年不知其久今先生宦途不遂繼衣去之不得已寄帑茲邑因得簡其後來之秀朝服夕煉有日矣其意蓋若相似則其卑比南面口講而指畫之者固將不止于詩而惜乎予之不得聞之也

何雪堂詩序

雪堂何子居粵十餘年沉冥晦默初不以能詩名粵之爲地故多象犀珠玉珊瑚瑇瑁之屬又鑿山煮海饒鹽鐵之利凡天下善取予之術權子母而籌盈縮者皆萃

竹香齋古文

十

爲何子東妻子背鄉井不憚風霜跋涉勞苦僕僕數千里負空囊而來此其有所求審矣乃富商大賈豪衣怒馬煥僕從十餘輩赫奕道旁觀者皆噴噴歎羨以爲不可及而何子整襟納履行于岐路間曾無一人焉過而問之宜亦有亂體不平之色見於顏面顧能屏處畦疇儼子室以爲之居日與樵夫野豎爲伍歌吟笑謔皆有以得其歡心若忘其爲羈旅之身也者非其中自以自得何以至此則何子殆過人遠矣雖然何子歸矣吾聞何子之家在蠡湖之中有汙萊之田以藝其稻梁有尋丈之園以給其瓜菜倚山而樵傍水而漁凡所爲養生之具皆不求而自足饑寒愁困之患可以不至于其

心于是焉讀書飲酒之餘披戶外之清風而瞻簷間之朝日覽桑竹之叢茂而樂雞犬之繁滋以自追古之意機權權如仲長子光者以爲之徒以視夫窮途落魄枯槁寂寞之際其爲樂之淺深又當何如也夫詩之爲道實本于性情苟其性情冲澹卽其詩雖欲不工而不得故吾今者論何子之詩而尤樂觀何子之爲人

羅旂山詩序

羅子旂山爲予言少年時在沅州得懷麓堂集欲盡和其樂府旣而以事輟也今集中所有詩數百篇多樂府則皆其和懷麓堂者明季詩壇水火頗以公安竟陵爲警警謂詩之衰自楚始雖然李賓之非楚人乎明詩自

竹香齋古文

士

伯溫季迪而後孰有過於賓之者何以不言其盛乎予與旂山同官於安州者兩年許皆閒曹往往得論詩之樂焉今旂山墓草且宿矣會予亦將以左降去而其詩尙存予篋中因爲之再三讀而歸之念三百篇後騷賦皆肇於楚固不特賓之爲有明之盛已也旂山雖落寡老無賓之之遇而能詩賓之之詩不可謂非繼賓之而起者予向者於長沙見楚風補一書未嘗不歎楚人之詩源流具在他日者更欲採楚風以廣續其事舍旂山何適矣

曾敬五詩敘

余昔爲夏門弟子侍于先生兩年爾而得詩幾千餘首

及余謝先生去。或經歲不得一詩往來。道泰郵謁先生。于里居先生必問曰。不見如千年。得詩幾何矣。予默然無以應也。今年春。余于役巴東。復沿江逾漢。溯襄樊而上。至於河南之新野。往返蓋兩月有餘。會不得一詩。會君亦于役巴東。其往返纔匝月。而得詩已燦然成帙。如會君者。其真不愧為先生弟子者歟。以余所讀三國梁隋諸史。映中一切戰守之蹟。皆將於足行驗之。而舟行上下。耳目荒忽。如墮雲霧。猶憶余侍先生時。凡足蹟所至。山經水注。皆如倒盆而出。今會君所為詩。燦然者如此。則其不愧于先生弟子者。蓋更將有在也。先生稱詩數十年。東南一老。歸然獨存。會君盡以其詩質之。先生

當必有合焉。夫余則何能序會君詩矣。

反覆唱歎且頌。且規乃都無一點浪墨。自記

許紅橋先生六十壽序

乾隆之二十六年九月。既望。為常熟許紅橋先生六十懸弧之辰。時先生方設教於玉山。玉山之學者。皆謀所以壽先生。且將乞言於當世之大人先生。以修其事。先生不之許也。曰。無已。則三樵生可。於是敦和邇揚。而前曰古文。自歐會而後。斷以震川先生為大宗。迨本朝之初。又得堯峯汪氏。其餘作者林立。爭奇競雄。觀其寸力。若欲以相勝。要於正體世嫡之傳。則未之有屬也。予讀先生集。得昭武楊將軍傳。齊李兩貞女傳。歐丹

臣薛光溥墓表。以及謝松泉生壙志序。與嚴韋川書。諸作。蓋庶幾矣。當明之中葉。于鱗鳳洲之徒。倡先秦兩漢以較轍唐宋。震川先生退處荒江。寂寞之濱。慨然以斯文為己任。而有妄庸巨子之訶。有蚍蜉覬傷之說。堯峯初舉進士。為郎官於朝。其時前明織細通悅之習。猶未盡滌。嚴持軌律。大聲疾呼。後進之士。咸病其矜厲。則兩先生之為力。亦艱矣。今先生從宦不達。踰而歸朝。夕薪米鮮菜之不給。顧孜孜撰著。不少自暇逸。當其得之于心。注之于手。舉一世之是非毀譽。皆不以屑意。雖其所就。未知于兩先生何如。要其志則兩先生之志也。予嘗與先生自南昌解維。溯嶺江而上。不三十里而風大作。舟幾覆。幸得及岸。先生則抱其所著詩及古文集立甚雨中。其餘所有一切棄置勿顧。然予又聞衡者言。先生於年壽最長。其寄視息於人世者。當得八九十許。自今以往。其為孜孜撰著之日。正未有艾也。則願先生毋習為俳諧之辭。如毛穎墨卿送窮乞巧之屬。以自發其體。願先生毋多受賈人金錢。毋輕徇親戚交遊之請。使飾之屏幃著之銘碣者多。愧辭且夫言之足徵者。雖餅師酒媪可也。其無稽者。雖學士大夫不可也。則慎毋撫拾浮議。道聽塗說。使後之稽核前事者。謂承訛踵謬。自先生始。凡此三者。皆先生之所無。惟益勉之以無替歸。江南先生之緒。以無忘當日抱古文集立甚雨中之意。

則鄙之所以壽先生者遠矣而不然者鄙雖不才猶能操簡以隨其後日月會稽如牧和謹序

張孺人五十壽序

昔吾外王母厲太君以貞順慈儉之德楷模族黨而矜母張太君繼之太君之於厲太君蓋猶子婦也顧其事厲太君也如姑而厲太君之視太君也如婦猶憶予兒時隨母氏省厲太君於樛木園之東則太君必爲厲太君執饗爲餽餽予迨暮必使小奴就市中買果餌實兩楹間攜之歸以爲常夫一門之內棲則同屋汲則同井而其間不能無睚眦太君之無間於諸甥若此則其無間於厲太君益可知也厲太君雖高年居貧而性方嚴

竹香齋古文

古

食不問所從來不下箸乃太君手治羹糜朝夕饋食而厲太君怡然安之太君何以得此於厲太君哉近年以來何時姻戚多中落縑錢斗米相乞貸無不望太君以爲歸太君以兩手摺拄門戶其所以應之者無倦容凡以間相往來者無不服厲太君之介而樂太君之和然太君特心念厲太君不置予每至太君所必爲予道厲太君之賢則洵乎太君之似吾厲太君也太君故有子以塲故無子人以是爲太君恨然太君諸婿皆賢足以相娛樂且爲之嗣子者亦既偉然丈夫矣予聞太君之舅五峯先生以詩名其家版行之所謂五峯詩存者是也又旁及於醫卜星算與習人相慕之術以至桀桀書

畫之屬皆工妙故吾諸舅氏亦世傳餘技稱多能今太君之子既已讀書有氣概而方以工畫有聞於時畫固我之小者工不工無足爲損益然亦能承其家學之一微也已亥之春太君年五十矣嗣子手繪是圖將以進於太君以太君于諸甥中篤愛予也欲予一言以先之夫所謂嗣子者卽厲太君之次孫也

王氏家譜貞婦傳序

二南以著后妃之化然喬木死腐讀者猶有疑焉孔子剛詩至兩柏舟遂以冠變風之首誠貴之也本朝仁漸義摩至化翔洽荒陬墮壤無不覃及三家之邨一閭之市田夫蕘豎萊傭餅師皆能被服詩書而稱

竹香齋古文

主

引莢禹里都箕確小小關閱援古義以相裁量無不拍手點額意愜而去至於閭閻纖質日弄鍼管未嘗謁經師習章句也而廉隅所在萬牛不回利不苟趨害不苟避往往額門破釜炊冰臥蚊咬日其心而孤筠其操每歲郡縣有司所上節婦至不可數計彼劉更生范蔚宗所錄寥乎淺哉余讀石家池王氏譜得貞婦六人繼又得譜所未列者三人王氏自中明以來聚族才百餘人其婦德之賢既已蘋香藻潔不啻不啻即或斗箕之尼逢其不若而美前姑後聯福接笄遂能割春秋之醢體耳膠序之琴笙使軒軒不給于車而棹楔或窮於樹鳴呼下里之風王者之澤何其盛與

重修宜昌府城隍廟序

宜昌之爲郡四十三年於茲有城隍廟在郡治之右歲丁酉予奉臺檄權守事下車不十日而廟圯予自入官以來其爲不職也多矣顧十日之內或者猶未得罪於宜昌之民而神卽以譴告之予用是怛焉滋懼雖然廟不可以不修也以予之力不能獨當其事則不能不藉於郡之賢牧令賢牧令所不及則又不能不藉於郡之賢士大夫與其急公好義之民夫以國家之典祀既非一切佛老之宮可比況四十三年以來戶口繁滋而年穀時熟聲明文物抗衡大邦雖太平極盛之時

竹香齋古文

六

至化翔洽固將無遠之不屈維神亦陰有助焉生斯土者苟不忘神則慮無不踴躍奮迅以襄其事者然是舉也伐木陶土百工備焉又或者弗以時簡稽俾一郡之脂膏蝕於私囊而耗於浮費則又神之所不許也其爲譴言不止是矣

鳴皇書院記 代增城令管一清作

邑有書院在學宮之西偏實鶴子峯之麓蓋前令沈公創之迨其久而頽廢今惠陽司馬陳公攝縣時復葺而新之所謂鳴皇書院者是也詩有之鶴鳴于九臯臯者何高也其曰九臯則高之至也士抱殘守陋局脊蓬蓬間名不遠於州里矣而或者飲其羊以銜于市學之

不殖而厚取稱焉其敗也可翹足待也故君子之於也務高之而後其聲可以遠聞也是詩也又繼之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生於山出於璞未攻而質具焉攻之而德具焉處人于玉自處于石者謙辭也雖然兩美相比不相虧也其必取之於石者異之而致同粗之而致精也夫人才之生不擇地其成于天者什一成于人者什九則師友非乎是舉也惟沈公實圖之於其始惟陳公實慮之于其終豈徒以經術潤飾吏治爲他日循良之傳地哉蓋將裒良師益友之助而致之於增人士其意良深遠矣某于先大夫無能爲役第碌碌因人成事故今者爲二三子說詩取斷章焉亦惟卽二公之意

竹香齋古文

七

木鐸而申之云爾或曰在易中孚之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惟二與五俱有是中而能孚之實故其上下之相應者若母子之相和然今二公之爲增人士者既已肫然如此矣而鶴子之峯屹然如昔生斯土者能無和平此其聲之所以遠聞者也此鳴皇之又一義也

皇者何高也據禮皇門注范衛洲駁之則仍據詩傳自記

巴東涼水寺東軒記

余去年于役在蜀之巫山往來道巴東宿一宿而去不知所謂涼水寺也今年春金川蕩平王師凱旋將取道於荆襄余復至巴東待事主者館余

於寺之東、寺、絕江岸、蓋二千餘尺、而西山一帶松栢、
雜樹數百株、一望蒼翠、正與東軒相值、入夜月上、過山、
脊則樹皆在牀榻間、寺後有泉、穴所謂涼水者是也、寺、
前十餘步、溪側亦有泉、穴居人謂之相公泉、舊傳萊公、
作令時登山遊眺、有白鹿繞泉而鳴、故又謂之白鹿泉、
近者山上居民漸稠、密其俗好畜羊、不多糞穢、而泉皆、
腥澁不可食、余不得已、倩人日致江水、斗許、聞山中有、
茶新入市、淪之色白而香、甘與吾鄉日鑄之雨前紫洪、
之蘭雪風致蓋約畧相似、因與奴子拾枯枝煮茗、論、
說茶理、以為娛、山既斗絕、冠蓋之來、日稀、抵暮有樵者、
數人負薪而至、又有老兵於寺後、牽馬余不冠不履、雜、

竹香齋記

大

立槽、坐間相與考辨土風物產、其言亦疊疊可聽、計余、
於此當得十日、留則亦當為十日、唐子西矣、余出門時、
妻孥願以此行為慮、而不知余之樂也、因為之記、將歸、
以貽之、四十一年三月十日三樵居士書

重修南樂縣城隍廟碑記

乾隆之二十九年、余始在南樂縣事、齋宿于城隍之廟、
其傾圯頽廢者、蓋過半矣、明年春、與邑之士大夫謀所、
以修之、匝月而竣、事欲記之、未遑也、三十四年春、余移、
任大名、則以記屬代者、舍川李君、顧李君、謙讓不肯任、
其事、又二年、余內遷大理、評事、將之京、師其士大夫來、
督記、急難、然余敢煩與忘、記、南樂邑於都屬為最、

瘠其瘠於饑者什之三、而瘠於水者什之七、治饑之法、
鄉三老皆能言之、至所以治水者、則茫如矣、前者邑文、
學魏君文然有精龍河圖說一卷、南昌李又川先生蒞、
郡時會下、令求其書、不可得、今邑誌之言水者寥寥數、
語而已、即其所謂數語者、亦支離糾繞而不可讀、其餘、
嘈嘈眾口、東指西劃、按而理之、皆無端緒、吾有任生、
者有心人也、於烈日中走開清問、考諸水之脉絡、歸而、
札記之、得數十紙、余欲以暇時更與之商訂、勒成一編、
以補魏君文然之闕、而任生不幸死矣、夫農田水利、昔、
人號為端家之學、學之而後知、不學則不知也、余惟不、
學、故無術以無術之故、遂日視其老幼男女、叫號奔走、

竹香齋古文

尤

往來於水中而不能一援手、以此長負樂之民、蓋至今、
猶耿耿焉、幸任生數十紙之存、因稍為芟難、以流傳于、
邑中、俾不至泯沒散佚、以為此邦文憲之一助、蓋余之、
所以記城隍廟者、僅此而已矣、此其所以遲之數年、欲、
載筆焉、輒低徊隱忍而不敢也、然今太守寧陽黃公讀、
任生之書而善之、則其言且施用有日矣、任生名士虎、
字炳占、有學行、蓋邑廩生云

歐陽子之文

重修南樂縣神武廟碑記

南樂神武廟在縣治之東偏中、隔大陂頂許、有司之典、
祀存焉、當余在縣時、春秋事饒竣、觀綠隄、道石橋而歸、

烟水瀾瀾柳陰四布覺有濠濮間意欲以暇時建小亭于橋上兼植桃李雜樹數百株以爲縣人游觀之所而物力大絀未能也乾隆三十年縣之士大夫有城隍廟之役既有神武廟之役並礮石以待記三十六年春余以大名令考績內遷廷尉平始克爲城隍廟記今余官京師又二年所神武廟之事已相去久遠而其礮石以待者猶昔則信乎縣人之不忘余矣雖然以縣人之不忘余即余之不忘縣人可知堂邑縣志有之曰南方之民倚山而樵傍水而漁雖無田業者皆可以自食至於大河以北平原千里一望彌漫每當隆冬時窮鄉婦稚蓬首垢面日於林墮間搜爬敗葉朽枝負而賣之於

竹香齋古文

三

市不幸朔風怒號白雪皚皚則束手待斃矣余嘗讀之而慨然於心況縣之爲地不過六七千頃下者愚濠而高者愚離不濠不離者什之三已爾縣之人乃曰吾能織麥莖以爲笠數十年來縣人父母妻子幸相聚不可謂非笠之力也然麥莖固隨地而有笠亦夫人所能爲其能久專其利乎向者縣城闕圯盛時四方商賈皆大集貧民以肩背相備負者恆千計今之失業者多矣天下事何者可以長恃乎縣人所徂者耳日之前而余所以爲縣人謀者數十年之後則以爲莫如種桑當余在縣時固嘗諄諄言之問者張如章之來會作小詩以贈縣之人未嘗不三致意焉夫以縣人之不忘余

慮無不聽用其言者況四鄉諸三老類皆樸厚敦直而明於計其益爲我丁寧申之他日縣中無遠無近綠陰芄芄然相接其長老或指以示其子孫曰此昔者某令之教也而余東西之轍或再與縣人相見亦將顧而樂之因得以酬其夙志相與建亭于神武廟之側以旌其成而不然者余亦何顏以對縣人矣前所爲小詩十章或可並著於碑之左方

新建鹿泉書院碑記

幼讀論語而不得論語之說今考之皆古學校之法案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此鄉學之論也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此

竹香齋古文

主

國學之論也文王世子始言合語之禮故曰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欽材焉未進其等則誓之以待又語始立學者退儆于東序一獻無介則繼之曰語可也凡此皆國學之語而鄉學之語者可推矣當春秋時學校衰廢孔子所以教人者皆古學校之法故門弟子記錄其平日之言以爲論語其中如仲山冉求可以從政漆雕開可以士子羔不可以爲費宰皆論之屬如所答問仁問智問政凡二十篇其他所云皆語之屬當時大學之堂猶謂之論堂其後謂之講堂論者論也講則語也宋元以來始有書院之制而四大書院爲尤盛蓋與學校相表裏學校之法有論有語書院主於語不主於論然爲學